



新世界经典文库

先锋小说系列

鲁羊 / 著

先锋文学，是个文化范畴，处于文学光谱的一端，正如俗文学在另一端。

先锋文学不是一种文类，而是不同文类的某些作品因共有某些品质而形成的集合。这集合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为依托，因此，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先锋文学。

银色老虎

YIN SE LAO HU
新世界出版社



银色老虎

鲁 羊 著

新世界出版社

新登字(京)1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色老虎/鲁羊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10

(新世界经典文库·先锋小说系列)

ISBN 7-80005-255-9

I. 银……

II. 鲁……

III. 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47.7

银色老虎

鲁羊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0千字 7.5印张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05-255-9/I.009

定价:7.20元

序

小议先锋小说

赵毅衡

先锋，日语称前卫，西语原也是军事术语，无非敢死队之类。

三种叫法都有股自恋自怜劲儿：敢为天下先，为王前驱。又是谁请你来着？

无怪乎圣人不为。

让我们别纠缠这名称的种种语意散射。先锋文学，是个文化范畴，处于文学光谱的一端，正如俗文学在另一端。如果某些先锋文学作品“紫外”到读不懂的地步，也无非象俗文学有的“红外”到不堪读的地步。

夹在两端之间，有各种纯度不同雅度有别的文学，大都色彩分明、安全可靠。

西人在脑门上量光谱，分文学为“高额”、“中额”、“低额”。要投票选美，还是非中额者莫属。

老听人说：今日时髦，明日黄花；今日先锋，明日可能就

殿后；今日被叫俗，哪天说不定请入殿堂：君不见关汉卿马致远躬践勾栏，今日奉为经典；说书平话，如今论著盈架。谁知三十年河东还是河西？

这种话我已经听腻了。我现在郑重地与这些人打个赌：我承认四百年前 1594 年莎剧是俗戏，今日奇雅难忍，但四百年后 2404 年，我绝对肯定鸳鸯蝴蝶琼瑶金庸，或《曼哈顿中国女人》成不了雅文学。不信咱们到时候一起来世上看！

这又是什么道理？中世纪的文化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文类决定文化价值，许多作品的价值被其类属抬高或压低了。关汉卿为俗文学作家是因为十四世纪戏剧为俗文类。中国传统小说老是请出“有诗为证”，哪怕打油诗也能为小说之证，亦为一证。

而现代文化结构是并列式的：文类大体无高低之分，作品各负其责，变动范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优利西斯》与《芬尼根守灵》已大半世纪，至今先锋味不减当年，再过一二百年怕依然如此。

先锋文学不是一种文类，而是不同文类的某些作品因共有某些品质而形成的集合。

这集合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为依托，因此，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先锋文学。

自 1985 年以来延绵不断的中国先锋小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先锋小说“集合”。

因此，定义先锋文学，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作品本身的某些品质，以及文学所处文化环境。

这才说到点上。

第一点是不倦地实验以求创新，原创力是先锋作品的第一标记；

由此产生第二个特点：难，老是破坏读者已经熟悉的阅读习惯，永远在突破程式；

再由此，出现其社会学特点：它不愿考虑读者与市场，从而也缺少“可售性”；它鄙视俗众到了不惜损害自身利益的地位。反过来，也可以说，先锋文学（个别作品可能有例外）读者群到达“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比例，其先锋性很可能出现危机。

最后，其文化学特征：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进军中，标榜无市场价值，岂非逆潮流而动？的确，先锋文学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永远处于对立地位：主流价值取向趋利务实、中庸平衡、法律道德、安定团结；先锋文艺贵突破求新、过犹不及、颠覆（文本的）秩序、无恶不“作”。

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容忍这样一批文学的，只有当主流社会价值已基本确定，不再需要（所有的）文学艺术帮助作全民教育，趋利奔钱已是社会共识，大众传播已使文艺市场化，这样的社会可以把先锋派扔在边缘，不必动手打无行文人的屁股，反正这些人无法动摇“国本”。

如果俗文艺有了类似先锋文艺的反道德倾向，例如性与暴力，俗众欣喜，俗众组成的社会却要皱眉。因此此类读物，狂乱出格之余，必补以善报恶报，以正世风。道德说教的数量完全可视为作品“俗度”指数。

反过来，存在必合理。这样的社会可能也真需要一个关注语言，不计代价保持语言生命力的文学，不然广告与书摊在几年之内就能把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语言糟蹋得不成样子；这样的社会也真需要一个不计功利狂妄自大的文艺，不然社会价值观过于一致，大家齐心向什么看，油门一味踩下去……

不过先锋文学也负不了给社会刹车的责任。

只消看先锋文艺出现的时间，西方十九世纪末、日本五十年代末、台湾六十年代末……等等，大抵上，一个社会中产化、小康化的时间，是先锋派出现之时加 15（乘以时代系数、民族系数……）

这是文艺繁荣的标志？怕是相反。此时文艺明显分层分块，其中一部分被边缘化，无人问津，连“知识分子”也不看，除了时髦客、发烧友、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文学人人能懂我们就得失业，吁请大家同情）。

幸好，在几个语言大国文化大国，哪怕边缘也有足够宽度，有容得下几个先锋的角落。销行虽不大，倒也不至于揭不开锅。至于圈子之外的文名？那就真无自知之明了。

略可安慰的是，文学史是教授们写的，因此……

有一种酸足以腐蚀金色最纯的先锋文艺——媚俗，又称拙劣模仿。这种东西出现，说明先锋文艺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已受大众欢迎，有了市场价值。于是文坛群起效尤，象狼群扑向伤员。

危言耸听？先锋文学在中国才几天历史？至少我们已感到一些端倪：意识流、人称变换（有几个人称就变几个）、

蒙太奇等等，几乎已人人能写。

媚俗甚至能把一些批评家都“媚”过去。

有西方学者云：“看到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媚俗，就明白那个国家在搞现代化！”

好个刻毒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我找到此人想辩个明白，他双手一摊：“西方媚俗更多。（他边说边从书架上抽下一本《百年媚俗史》让我翻看，其中图片就够可怕的）中国非媚俗真先锋，你拿给我看嘛！”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中国先锋小说近十年的成果之富，经得起细读苛评。只是因为先锋小说与语言结合得特别紧，很难翻译，西方“汉学家”们也不甚了了。至今我编辑出版了两本英文的中国先锋小说集，得评语云：“真得忘掉我们心中关于中国文学的一切既成概念……这些早熟的青年作家正迫使全世界承认。”

于是有人笑了：“中国读者和批评家都不认帐，谈什么走向世界！”

这些人不知道，文学口味是跨国界的，爱吃鱼者宁弃中国熊掌而食进口鳙鱼。琼瑶迷宁读法国萨冈不读中国先锋小说。

因此我完全没有拿外国人压中国文学批评权威们的意思。我只是看到，现代文化的平行分块，已经把影子投过国界之外。

目 录

银色老虎	1
薤露	20
蚕纸	41
白砒	53
夏末的局面	70
风和水	84
弦 歌	98
洞 酌	147
岩中花树	193

银色老虎

我愿意双手空空仅仅奔你而去

1

我从小寄养在聋婆婆家，只有过鬼节祭祖先的日子才被送回父母的身边。聋婆婆家的屋后有个很深的井潭。我在井潭里第一次见到了那只银色老虎。我要说的许多往事都与银色老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形象地讲，银色老虎的四只脚爪很灵敏地一伸一缩，行走在我幼年记忆的草丛里时隐时显，具有某种震慑人心的气派。

我的话必须从井潭开始说起呢。井潭，这是蓉塘小镇周围十八里乡村遗留的一种古老的蓄水方式。顾名思义就是说其形如潭，而深度则与一般的水井不相上下。这井潭是一定要保持清洁的，绝不允许女人们在里面涮马桶，或者洗那种不方便的内裤。通常的井潭方圆不过几丈，只够靠在岸边的三两户人家吃水。有时也意外地作“消防”的用途，用来浇灭草垛或猪栏的火灾。聋婆婆家的井潭，我听说是这样形成的。一条没头没尾的小河，流淌了多少年之后，忽然要被填平。人家从两端填过来，想造就一条带状的面积有限的良田。聋婆婆天生的倔脾气，好说歹说不答应，硬是拒绝了村民们的造田愿望，保留下屋后边四五丈长一截小河。又花钱请几个外村的人将这一截小河继续深挖下去，大约挖了一竹竿深，水从此变得深绿深绿的，这就成了众多井潭中的一个。村里人把这儿称作孙家井潭。我想，聋婆婆什么时候姓孙的呢？

在我小的时候，井潭是一处不可接近的禁区。聋婆婆总是说我命里有水，万一掉进水潭，恐怕救也来不及的。但我有多么想往井潭里的世界呵。村里有个叫冬的小男孩，比我大一岁。有一回，冬抓到一只很小的乌龟，来和我玩。小乌龟真可爱。它仰面朝天躺着的时候，头也伸出来，脚也伸出

来，徒劳地在空间里划动着。它一肚壳焦急，就是翻不过身子。我们又把村里一个小女孩也喊来一起玩。小女孩名叫娟，和我同岁。娟的头发又稀又黄，在头顶心扎了棵名叫“一炷香”的小辮辮。娟凑到冬的身旁，羡慕地问：“小乌龟呀！冬，你怎么捉到的？”冬耷着眼皮说：“在井潭里捉到的。”我忙问：“井潭里还有么？”冬一摆脑袋：“有，还多着呢。我刚捉到这个小乌龟时，它满身都是黑泥。我把它放在铜盆里洗得干干净净。你看，它多干净！”我又问：“你怎么晓得还有呢？”冬一边把娟的手从小乌龟身上拨开，一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妈说的。”这时，娟对我说：“根本就不是冬自己捉到的。肯定是麻姨捉的。”冬的妈妈叫作麻姨，并不是讲冬的妈妈长了满脸坑坑洼洼的大麻子，而是她的娘家就姓麻。麻姨是村里最壮实的女人，比男人还壮。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一大早就从窗口看见她走过。那时她必定拎着挺大的竹篓，扛着挺重的推网，整棵毛竹做的长柄随着她脚步晃悠。聋婆婆告诉我，那竹篓里全是村边河汊里推来的细鱼细虾。所以，麻姨要在井潭里捉一只小乌龟还不是十拿九稳么。娟的话，我相信。可是这就惹翻了要强好胜的冬。冬一把攥起小乌龟，冲着我们一瞪眼，就走了。

从那时起，我更向往井潭里的世界了。我想到深绿深绿的水面下竟藏着许多小乌龟，心里就痒。我好几次想私自溜到井潭边去看看。我好几次已经走到了屋后的菜地里，距离井潭只差几步远。我好几次被聋婆婆揪着耳朵带回炊烟袅

裂的厨房。聋婆婆指着冒热气的锅盖对我说：“阿羊，乖孙子。我煮了一锅白水猪肉，如果你掉在井潭里淹死，就吃不了。”

5

那年冬天有一段日子特别晴暖。聋婆婆打算让人修剪井潭边上那十几棵老柳树的枯枝。聋婆婆请了村里的驼五叔，要他帮忙。驼五叔是村里最老实的男人，才三十岁，腰背弯曲得像六十岁老汉。聋婆婆请驼五叔，第一是因他勤快而又沉默。聋婆婆说：“第二是驼五叔的水性最好，阿羊可以跟到井潭边上玩玩，万一掉下去也不要紧的。”就这样，我穿着厚棉袄，戴着大棉帽，跟随驼五叔，去看向往已久的井潭。聋婆婆又在背后叮嘱说：“驼五，别让阿羊玩水呵。”

6

来到井潭边的时候，阳光正洁白洁白地漂在水面上。驼五叔果然又勤快又沉默，爬上一棵老柳树，开始用心地干活。我站在树下，偶尔帮他捡回一根落得太远的枯枝。我把枯枝捡在手里，觉得百无聊赖，就抬头对驼五叔说：“冬有一只小乌龟呢，是从井潭里捉到的。您说，井潭里还会有么？”驼五叔骑在树杈上干活，闷声闷气地说：“有，还多着呢。”我就问：“那怎么看不见呢？”驼五叔说：“躲在水底下。”

过了一会儿，驼五叔爬上另一棵老柳树。他的劳动状态，安静而又出色。他带有一把黑色的大铁剪和一张木柄的小手锯，两样工具交替着使用，进入浑然忘我的境地。阿羊拿着一根枯枝，站在井潭边，看见更多的枯枝像褐色羽毛，从老柳树上轻轻落下。阿羊仰头望着老柳树上的驼五叔，觉得那枯枝更像是从他弯曲的身体里飘零出来的。

驼五叔满怀劳动的喜悦，爬上一棵又一棵老柳树。他丝毫没有觉察到树下的阿羊，已经撞上了命中的水，跌落到井潭里。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情，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驼五叔的劳动，一个是阿羊的落水。由于注重驼五叔的劳动，你忽略了阿羊的落水。虽然事后你还可以通过分析回忆中的场景，来弥补事情的另一面，但对于可能产生的模糊（像旧照片遭到磨损）却是无可奈何。在一片模糊中你至多可以指出：井潭的岸通常很陡峭，而在冬天褪光了杂草，简直就和不规则的桶壁差不多。那天阳光又好。深绿深绿的井潭里又藏着许多小乌龟。阿羊脚下的一块冻土又恰好因融化而松动了。落下的枯枝中又有最小最轻的一根，无意中碰到阿羊的眉毛或眼睛。你还会想到一个原理：井潭虽小，对于大人来说只像个夸张了的椭圆浴池，而对于阿羊，却成了真正的汪洋大海，无底的深渊。

阿羊就是现在说话的人。阿羊就是写出前前后后这些汉字的人。阿羊多么希望能捉到一个身裹绿苔的小乌龟。阿羊想在它的甲壳上穿个孔，用细绳扣住，拴在水边的柳树根上。

因为驼五叔对修剪枯枝的劳动十分专心，我跌落到井潭里的过程是很顺利的。几乎没有一点阻碍，就直达水面。然而就在充满阳光的水面上，我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我的跌落忽然中止了。我大部分的身体浮在水面上。我其实没有掉进井潭。我被排斥在它的水面上。我穿着厚棉衣，戴着大棉帽，手里拿着一根枯枝，躺在井潭的水面上。孙家井潭的水面，如同蒙着某种张力很强的薄膜，迟迟不肯裂开一道缝隙。这就是我命中的水。命中的水，水面坚韧不破，直到过路人的一声喊叫传来。

后来，麻姨总是对别人或者对阿羊说：“那一天，要不是我看见了大喊一声，这孩子早就淹死了。”又说：“孙家井潭的岸有多陡，螃蟹都爬不上来呢。”麻姨是个壮实的女人，聋婆婆说她心眼太粗是有道理的。她的心眼和嗓子一样粗。她

不知道那一声喊叫对于阿羊，意味着多么漫长的困难和懊悔。

12

那时我第一次见到银色老虎。其实我浮在水面上的全部时间只是一瞬间，但在这一瞬间里，我见到了那只至关重要的银色老虎。那是一只多么美丽的银色老虎。它不是由血肉、骨骼和毛皮构成的人间动物。它仅仅是一种通体银色的影象。还可以说是一种银色的身躯，银色的毛，银色的动态，银色的骄傲，银色的谜团。我浮在井潭的水面上，看见银色老虎从半空缓缓走来，靠近我的脸。透过它，我感到阳光变得繁多，耀眼，闪烁不定，十分迷人。我恐惧而又欣慰地闭上眼睛。我觉得银色老虎正在温柔地吞食我全部。我觉得银色老虎已经把我的全部吞食到腹中。我觉得我自己渐渐化为银色老虎。就这样发展下去。其中的变幻无穷无尽。我记得最后看到的是：一只银色老虎正在吞食同一只银色老虎。井潭水面上的孩子已经彻底消失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13

正如聋婆婆往常所言，阿羊从小是个多病多灾的孩子。这是算命瞎子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出来的。算命瞎子看不见人脸，却能看见天意。何况他还是从很远的外地来，一步一步击土问道而来。算命瞎子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对我们

说：“这孩子前身是个贵人呢，贵客临门，不容易留住呵。他命里有水灾、金灾、土灾、木灾。没有火灾。”聋婆婆紧紧捏住我右边的耳朵，好像把我当成随时都会蹦走的野兔子。聋婆婆捏住我的耳朵，然后问那算命瞎子：“求您给个解法罢。”瞎子低下脑袋，半天了，才说：“这孩子，等到满九岁，就生根了。好歹让他活过九岁吧，一生根就不怕了。”

14

路过树下的麻姨一眼看见我躺在井潭的水面上，一晃一晃的，转眼就沉下去的样子。麻姨急得大喊一声。麻姨用她粗壮的双手把我从井潭中救起。这时候，老柳树上的驼五叔已经蹒跚而下。麻姨把我湿漉漉的身体高高托起。麻姨把我搭在驼五叔半拱形的背上。麻姨说：“阿羊呵，那时候你就像从澡盆里捞上来的毛巾，唏哩哗啦直滴水。”

15

从井潭里被救起之后，我又遇到九岁前最大的灾祸之一。这次灾祸，自始至终发生在我幼小的阴茎里。我使足全身力气，也撒不出一泡完整的尿。我幼小的阴茎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难题。我幼小的阴茎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我一天到晚急着想撒尿，但我三天也撒不满一酒盅。我年纪那么小，而承受的病痛那么大。我流着眼泪去找冬和娟。我和他们玩一把生锈的小铁锹。我对冬说：“我疼，我撒不出尿。”冬指着小铁锹说：“铁锹磨磨亮，把它连根切掉，就不疼了吧。”我